



[日] 原百代 著 ● 谭继山 译

武则天 2

台湾 高阳 校订

〔日〕原百代 著

譚繼山 译

武则天

卷二

台湾 高阳 校订

目 录

妖云混沌升龙篇

- | | |
|----|-----------|
| 3 | 永徽之治 |
| 6 | 女人的战争 |
| 12 | 红花再放 |
| 17 | 命运之星 |
| 21 | 交易 |
| 25 | 起死回生 |
| 29 | 知敌 |
| 33 | 嫩叶之光 |
| 36 | 后宫春秋 |
| 42 | 宿怨的后果 |
| 44 | 谋反被发觉 |
| 48 | 大义灭亲 |
| 51 | 大狱始末之研究 |
| 53 | 胜利的空虚 |
| 56 | 昨日之敌是今日之友 |
| 59 | 女王举兵 |
| 62 | 人间怪谭 |
| 72 | 褚遂良考 |
| 75 | 姐妹 |

- 78 开始攻山
81 绪战败北
85 许敬宗登台
88 昭陵之雪
91 巫术
96 反武曌势力
99 反无忌势力集团
108 西出阳关
111 乾坤一掷
116 一言九鼎
119 更换操纵傀儡的人
121 废后余波
124 武氏立后
132 画虎不成
135 “阿武，你是老鼠！”
137 天子妃
140 冤魂出现
143 欲望的牺牲品
145 利用幽魂
147 驱逐外戚
150 立太子弘与改元
153 李猫跳梁
157 洛阳
159 洛阳春秋
163 地角天涯
166 南海之风
171 千金不死

- 174 打倒顽敌
- 180 大狱始末
- 187 打倒门阀
- 192 封禅的愿望

垂帘听政篇

- 197 掌握政权
- 200 高句丽之战
- 204 虚虚实实
- 207 严禁女色
- 210 李猫殒落
- 214 白江口之役
- 216 高宗的子女
- 221 安定公主的葬礼
- 223 废后的危机
- 228 双圣
- 231 封禅
- 237 翩翩贵公子
- 240 死别之宴
- 246 上金与素节
- 248 征服高句丽
- 254 大将殒落
- 257 长安饥荒
- 260 母子对立
- 263 俊俏浪子的下场
- 267 许敬宗之死

271	青春赋
274	幽禁中的两位公主
278	天后的革新政策
281	褐色的太阳
284	北门学士
286	王妃惨死
288	太子暴毙
293	太子贤
295	怀疑血统
298	妖星指北河
303	名花双姝
308	巨秤
312	对吐蕃之战
318	侧堂堂 挠堂堂
323	摘瓜之歌
326	余波荡漾
329	太平公主下嫁
333	妖星与日食
336	长安地狱图
340	灾厄之年
343	苍生悦乎
347	七亲王
350	天下与他可也
354	黑色旋风
355	高处不胜寒

妖云混沌升龙篇

永徽之治

服丧的这一年已经过去，开春后，改元永徽。五日后，册立原太子妃王氏为皇后。

永徽之治正式开始，一切由长孙无忌和他这一派的少数元老重臣主持执行。高宗对无忌与遂良特别尊敬，恭谨地遵循他们的指示，高宗对他们那种唯唯诺诺的样子，有如面对尊师的初学弟子。

褚遂良自贞观二十二年以来，一直任中书令，居宰相之位。可是，在永徽元年，突然被贬为同州（陕西省大荔县）刺史。

真正的理由不详。可能长久以来对太宗直言惯了的遂良，对无忌的某些计划、方针，也同样地率尔直言，惹怒了无忌，才导致这样的结果。

后遂良再次被召回朝廷，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又正式为宰相之一，这已是永徽三年正月的事。

现在来谈一谈宰相。唐初，只有中书令、侍中及由尚书令代理的仆射三人是宰相，后来仅以中书令与侍中为正式的宰相。若在本职之下加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则视同宰相。同中书门下三品是与中书、门下两省的三品官中书令、侍中等资格相同。平章事的资格则比同中书门下三品低一点。

自从由中书令被贬为同州刺史以来，遂良必深深地感受到“政治家”长孙无忌的实力，以及无忌事实上等于“新帝”或太宗与无忌的人格差异等等。仔细观察遂良回到朝廷以后的言行，可

看出他始终都是这位“新帝”非常忠实的部下。

简单地说，高宗完全是傀儡天子，无忌才是真正的独裁者。当然，政治作风大致与贞观时期相同，因此天下也算太平。永徽的年号持续五年，后世称为“永徽之治”。

在这一段时间里，晋州（山西省临汾市）一带发生了好几次大地震。虽然是局部性的地震，但对天下人心不无影响。

第一次大地震，发生在太宗死后两个多月的八月一日晚上。晋州的灾害最严重，由于地崩及房屋倒塌，有五千多人死亡，受伤者不计其数。而后在永徽元年四月、六月，这个地方又连续发生大地震。

“幽王二年，西州三川皆震（泾、渭、洛三州），伯阳甫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填阴也。……国必亡。……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国之征也。’”

以上是司马迁《史记·周本纪》关于周幽王时的一段记载。苍天不语，当天子的政治有所缺失，天便以种种异常的现象，促使天子反省。当时这种天命意志能主宰一切的思想仍然存在。

如果遇到身心均值盛年的太宗，或较注重现实的君主，就另当别论；可是神经质的，又是刚即位不久的高宗，为这件事非常苦恼。尤其灾害最严重的晋州，离晋祠不远。曾任隋朝太原留守的祖父高祖，举兵时曾在此祈祷。这一带可以说是唐朝的发祥地，因此，唐朝对晋祠非常崇敬。唐太宗即位后，曾自草《晋祠铭》歌颂它的大德，并以行书书写后，刻在石碑上。

基于上述的理由，使高宗大为懊恼。他向来尊敬的练达的政治家无忌等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有失策的时候啊。既然如此，一定是自己非天子之器，而兀然登上天子的宝座，引起上天的惩罚。于是，高宗对众臣们说出自己的苦恼。

“发生了这种事，都是朕的责任，有什么意见，请众卿直言上奏。”

“臣不才，致使圣上烦恼惶恐，臣等今后必更尽全力以辅佐圣上……”无忌立刻回答：“辅佐圣上的宽仁文德之治。”如此安慰、奉承高宗。

高宗本来就没有当天子的野心和霸气，若此时提出让位给三兄吴王恪，对无忌来说，是“为山九仞，功亏一篑”。高宗知道兄弟中，不论相貌、体格、气质、嗜好等都和父皇相似，又文武双全的吴王恪，才是父皇心目中理想的皇嗣。

既然独裁者无忌都这么说了，尽心除却天子心中的不安，其他的臣子哪里还有说话的余地？

并不是没有人对无忌独裁产生反感，或抱着疑惑的态度，但又举不出特别具体的理由。因此，对于天子向无忌一面倒的情形，除了默默观望之外，别无他法。

只有一个洛阳出身的官吏李弘泰，秘密向高宗上书“长孙无忌有异心”。高宗听后，大怒，未经审判，立刻将此人处斩。于是，对无忌独裁反感及疑惑的人，再也不敢说话了。

女人的战争

一 嫉妒的火焰

政治方面大致还算平安，高宗后宫的生活又如何呢？

在高宗成为太子的贞观十七年，长子忠出生于东宫，后被封为陈王，除陈王忠之外，高宗另有三子二女。特列表于后：

长	子	陈王忠	生母	刘氏
次	子	原王孝		郑氏
三	子	杞王上金		杨氏
四	子	雍王素节		萧淑妃
长	女	义阳公主		萧淑妃
次	女	宣城公主		萧淑妃

由上表可知，王皇后可能不能生育，或运气不好，竟连一次怀孕的征兆都没有。

当时最受皇上宠爱的是萧淑妃。在高宗的东宫时代，她是次于王妃的良娣。

淑妃是仅次于皇后的四夫人之一，正一品。她恃宠而骄，并生有一子二女。所以，在萧淑妃的权势之前，王皇后的影子更显得暗淡无光。

由于其他皇子们的母亲身分都比萧淑妃低微，于是很多人

纷纷猜测：萧淑妃所生的么子雍王素节，很可能超越其他皇兄，册立为太子。

太宗在高宗还是晋王时代，同意皇后为王妃，因此在太宗生前，王皇后还颇受重视，但那也只是表面的情形而已。实际上，当王皇后还是东宫妃时，因当时尚为良娣的萧淑妃存在，已形同年轻的寡妇了。

虽然随着高宗即位，王氏登上皇后的位置，心里依然抹不去对萧淑妃的怨恨、嫉妒，有时甚至整夜饮泣。听到雍王素节可能成为太子的消息，她担心有朝一日可能皇后的位子也要被萧淑妃抢走，愤怨之情，使她恨不得立刻杀死淑妃。

皇后的父亲王仁祐并没有特殊的才能，由于女儿是皇太子妃，由罗山令被提拔为陈州刺史。接着因女儿当上皇后，乃被封为魏国公。国公都是从一品。但仁祐的父亲王思政曾任西魏的尚书左仆射，另一方面，皇后的母亲柳氏的娘家，世代代都是关中的豪族，而柳氏的叔叔柳亨的妻子，是太宗的长女襄阳公主的女儿。因此，王皇后的娘家不论父母双方，都是与皇室有姻亲关系的望族。又在永徽二年正月，魏国夫人柳氏的哥哥柳奭，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为宰相之一。

皇后不受皇上宠爱，也未生育，对柳家来说，也是一个大问题。母亲柳氏与哥哥柳奭经常商讨，却找不出击退萧淑妃的权势，使王皇后得宠的妙策，更何况就算有，王皇后也不一定能生孩子。可是，并不能就此撒手不管，否则雍王素节很可能被立为太子，那么皇后的前途势必黯淡，甚至对柳奭为首的柳家一族的命运，也会发生危险。柳氏兄妹最后得到的结论是：尽快地把其他的皇子收为皇后的养子，再册立为皇太子。

谈到收谁为养子时，即使生母的身分卑贱，以长幼的顺序而言，以长子陈王忠最适合。

自古，后宫的原则是“子以母贵”，如果母亲受皇上宠爱，地位升高，她的孩子也跟着成为皇上宠爱的孩子。忠的母亲刘氏的地位，比其他皇子们的母亲郑氏、杨氏的地位更低，如果保持现状，虽然是长子，也不可能成为太子。由于柳氏兄妹的努力，忠成为皇后的长子，受到准嫡子的待遇，很可能成为太子。如果顺利成为太子，基于这份恩德，一生心视王皇后如生母，百般恭敬，那么，柳氏一族的前途也就大有可为了。

二 策 动

柳奭找长孙无忌，商量立陈王为太子的事情，并请他向皇上请愿。无忌也正考虑现在是立太子的时候了。可是王皇后没有亲生子，无忌原则上也反对立地位仅次于皇后，四夫人之一的萧淑妃所生的雍王素节为太子。如果立雍王为太子，迟早会废王氏而立淑妃为皇后。而这是无忌最不喜欢看到的后宫纷争。

经柳奭一再恳求，无忌重新考虑立陈王为太子这件事。陈王的母亲出身低微，确实是个很大的缺陷，如果作为鲜有希望立为太子的陈王之后盾，使他成为太子，那么，情形便如同高宗对无忌感恩一般——甚至于更感激无忌。在无忌死后，也不亏待长孙一族。幸好，还可以用“长幼有序”为借口进行这件事。

从这个角度看，无忌的想法和柳奭的想法正好不谋而合。

无忌向高宗说明已经到了选立太子的时期，同时向高宗推荐陈王。这个时候无忌还乐观地以为，在自己一本正经推荐之下，高宗不是唯唯诺诺地答应，就是说“你看着办吧！”而把大权交给无忌。

想到连太宗都屈服了，照无忌的意思，立晋王治为太子，软弱的傀儡天子根本不足挂齿。

然而事出意外，高宗一脸苦涩的表情，没有立刻答应。

“你的话我明白了，让我再考虑考虑，又不急这一天两天。”

无忌已经习惯任何事情都依着自己，的确感到意外。可是皇上既然要求考虑一段时间，无忌也就没有必要强迫高宗立刻决定，那是最笨的方法。无忌把情形告诉柳奭，要他暂缓一缓。

高宗没有立刻同意无忌的意见，当然是想立宠爱的萧淑妃之子雍王素节为太子的关系。不顾长幼之序，立宠妃之子为太子，历史上不乏其例。更何况忠等其他三个孩子的生母，虽然稍有差异，但都出身低微。在没有嫡子的情形下，地位较高的嫔妃所生的孩子是准嫡子，所以高宗的想法也没有错。

更何况高宗很喜欢素节。永徽二年春，素节虚岁六岁，在一年多以前，就跟着学士徐斋躬念书了，还是个小孩子，好学的程度已超过一般成人，如今一天即可背诵五百余言的古诗。这是其他三个孩子办不到的事。而且，又继承了母亲淑妃的美貌，是好文的高宗最得意的儿子。

高宗早就想立素节为太子，但先帝驾崩未满一年，不便向无忌等提这个问题。凡事都优柔寡断的高宗，现在被无忌抢先一步，知道事情麻烦了，心中不免慌张。在这以前，高宗做梦也没有想到，无忌会提出立陈王忠为太子。可是尽管是无忌推荐的，高宗还是没有立陈王忠为太子的意思。

三 逼 迫

萧淑妃知道元老长孙无忌请求皇上立陈王为太子，背后又有皇前一派的人策动时，意外之余，也非常气愤。皇上曾好几次对她说过要立素节为太子，而她正日夜盼望着这一天，难怪她愤慨。好胜又冲动，且如林邑进贡的五彩孔雀般高傲的萧淑

妃，对恰好来到她宫里的高宗，哭着提出抗议。

“这都怪皇上没有早一点向群臣宣布立雍王为太子，我一直相信皇上的诺言，原来皇上并没有把雍王和我放在心上，如果立陈王为太子，我还有什么脸活下去？”

平时高宗非常欣赏淑妃的明快爽直，这是一般嫔妃少有的。现在淑妃当面数落，高宗惶惶之余，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他承认自己优柔寡断，可是经淑妃这么一说，心里非常气愤，到后来竟有几分凄凉。高宗没有叱责淑妃的勇气，也没有安抚的手腕，更没有决心立刻离开那里。

不断地哭叫、怒骂以及要求，当萧淑妃的情绪稍微稳定下来的时候，连开口说话的机会都没有的高宗，已经觉得索然无味了。

“我还没有答应立忠为太子啊！”

高宗无可奈何之下，只能说出这一句话。

“那么现在还不迟，请立刻立雍王为太子吧！这是我唯一的请求。”

高宗还未来得及阻止，萧淑妃已经跪在地上，散乱着头发，抓住高宗的衣角，苦苦哀求。对淑妃而言，可能由于女人的本能，或母性的灵感，知道这一次无忌和皇后一派勾结，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而产生绝望的心情吧。

高宗看到淑妃这种疯狂的形象，只有一面说“知道了！知道了！”一面后退。

目睹萧淑妃如女妖般疯狂的情况，高宗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想到要反对无忌推荐的陈王，而提出立雍王为太子时，一定会产生争论，高宗已经全身冷汗了。据他所知，就连伟大坚强的父皇太宗，也常常在无忌面前屈服。自己由无忌一手操纵

成为太子，即位之后，也由无忌操纵，如今面临大事，想贯彻自己的意志，真是比登天还难！

另一方面，皇后派知道长孙无忌答应他们的请求，就乐观地以为高宗会毫无异议地接受，可是圣旨却迟迟没有下达。他们知道是萧淑妃对皇上施加压力，都愤慨不已。

柳奭反复请求无忌，无忌也一再请求皇上快快决定，但高宗每次都满面痛苦地说道：“知道了，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吧！”如果对方直接反对，无忌就能发动强烈的攻击，非使对方屈服不可。可是面对只知退缩的高宗，无忌也不能立刻使出致命的一招，这使无忌慢慢地急躁起来。

皇后和萧淑妃都恨不得咒死对方，连带使后宫的气氛，也变得非常险恶。但不论是皇后或淑妃，都不能博得一般宫人、宦官及宫婢的尊敬和喜爱。尽管二者性格上有阴阳之别，在他们眼里看来，都同样的任性、高傲、冲动，视宦官及宫婢们为披着人皮的野兽。“谁赢谁输都与我们无关。”还有不少宦官兴致勃勃，暗中打赌呢。